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記

祠廟記七

道州濂溪先生祠堂記　南軒先生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發育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者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无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

又有韻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為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无所恃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資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心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者而莫適其序言治者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者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餘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无以

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鼓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亭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于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為堂四楹并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某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為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三先生祠堂記

南軒先生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某即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語之曰師道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汲汲窮年倀倀然如孩以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

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挋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聞有號為推尊則又或竊虛譽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為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為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厲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為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興與洙泗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涪州伊川先生祠堂記　　箕山先生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道若相授以傳孔子盛矣而至於子孟子

之後幾於廢絕而復興嗚呼聖賢不常有而道之難行也本朝蓋自柳仲塗氏始起五代之創殘以復古之文諸儒繼繼承承及程氏兩先生出則汪洋大備矣正叔氏常放于涪陵郡即其北山之浮屠精舍以居惟其不得施於事則覃思於易而為之傳所以立於世者大矣其放之非人力也天將以極乎窮達得喪致其所以大也於是乎鉤其深幽而肆其閎大哉揮顯白使天下後世較然信其易能而易知則茲地宜其風俗之厚歟顧不祠於校官而獨圖像於其精舍是猶放之也紹興三十年夏四月轉運判官廣都費公入境因按其地卑陋而民習鄙其在職方之版圖將踰二百年浸濡熏沐卒不能化以一乎道德由其民不向於學也程先生非嘗辱吾郡誠表而立之校官廡夫民識所軌範也其屬潁川晁某曰先生性古之學非今之所謂學也古者天下之民四而以士率之則礼義廉恥成於下故三代以士為重其井田其學校所以處其士食其士也有以勤

貧士不至於無所歸則知自重有以食其士不為窮所阨則知自貴當時不敢以利祿待之以素有其貴且重豈須於利祿也哉世必有伊尹傅說呂望之徒然後与之共天下非寵以爵位而自我三公之也平居所用公卿大夫之家前以車服後以斧鉞刀鋸吾則不敢以此待士士知上之人其重我其貴我不在彼而在此超然輕富貴不其力於學不過九年而大成求為強力而不反以稱其為士之學而至於斯足矣然亦先其甚難為何獨難乎後世之為士也挾田放野以亂之而學校又不足以來收之則出利祿以勸而人皆有爭心以思勝於衆則昔之礼義廉恥壞而吾郡素為卑陋冒昧又當如何也今不篤告以先生所學而徒嚴立之其猶无益焉公曰然俾刻其語以告所部云

雅州雷蘇賢乾堂記

李壬部

搢紳士大夫論吾蜀二千石之有能名者輒以雷公爲稱夫為舞首公自至和初以殿中丞知雅州抵今九十有五年而郡人被

服其化子孫傳誦之猶綿綿然如前日事先是眉山有巨儒蘇
洵者以高明博大之斈崛起於千百載間莫敢何之以公有
知人之鑒袖其所著洪範論及權書等文即公府上謁公旋復
迎之徐閱其文嘆曰真王佐才也并其二子偕來因命題使賦
之頃刻立成詞氣汹湧衝射筆端公大驚曰岷峨英靈盡在是
矣顧其才力鋒鋩橫放逸出是豈雕虫篆刻所能束縛之哉即
館之公舍朝夕與之周旋上下講明古今治亂之要須而薦其
文於張益州方平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朝廷官之曲甚使
討論大典而二子至京師俱登進士科相繼連名為制策峯首
聲焰震赫立朝謀國忠義慷慨隱然為一代偉人則公實推轂
之矣自昔稱知人為難能而謂薦賢為盛德事今公皆優為之
然則一時盛名不公之歸而將誰歸哉郡舊有堂曰雙鳳為二
蘇設也繪其像於西壁然不帳不龕樸敝無所大守間撫客其
中輒以爲褻瀆之虞乎賤吏寄等君文英語蕩然興歎甚矣

丑老泉先生及殿丞公之像闕然不具夫尊其子而遺其父不
可也况平生特達知己乃不得參俎豆之列其又可乎於是度
地東北隅徹為祠堂三楹七架廣袤各二丈八尺有奇臺其前
植花卉剃去惡木薙除蓊榛自雙鳳堂後少折而入才二十步
許爽塏軒豁無一物礙眼者乃尽取四公之像圖之褒衣裁冠
釰佩相磨生賔客与凛乎其有生氣觀者肅然屏氣絶息不敢
嚱噫嘻吁於乎其嚴哉堂成於紹興十八年十月既以落之遂
從而書之曰雅之為州處西南極徼地瘠而人貧編户賦輸廾
邑之冨等首卭以東諸郡不當十之四而人情士論頗自挾貟
行行焉不少為之屈雖前後太守亦不安樂之不以為陋蓋以雷
使君嘗官於是邦也雷使君以布衣召仁廟器之將遂大用而
為當国者所沮止流落州郡晚入貳三司卒无大功業表見於
世而声稱藉甚虽歴世之久猶使人不能忘蓋以其自識蘇氏
父子而薦達之也然則雅之以雷使君為重雷使君以識蘇氏父子

為重僕老矣才不為世用分符此土猥續前人之後役賓賞嬛嫂
寶華治巧崇賢館宇用光昭令德之万一豈亦將託是以為重
乎嗚呼思其人之賢而不得見服膺遺範彌深不忘故作堂而
以賢範名之非但謹蒸嘗於春秋庶幾勸忠孝於夙夜息黥補
劓力自列責無廢律範道以貽眾禍而望邦人之望此僕區區
之心也若謂僕僕託此以為重則僕雖困陋亦有恥而更以
救人哉始同官請以土木之費為撰盤匜奉杯棬者置堂之隙
以備給使曰固也顧汙澀蔑獨不足以纍珠玉璣儷而棲翼鸞
鳳雖凡禽亦知疾之吾何以安在止之月日李某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宛丘先生

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
民信未嘗勸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察父兄故其
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禦三代之後聖人不作而士之能有所
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自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

而後能成者自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彼若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万環聚嗟歎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効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決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

陳諫議祠堂記　　　　龜山先生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瓘坐論蔡氏兄弟忤旨竄袁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錄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蓄隱匿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指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恣寵妄作為宗社禍惡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驟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艾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

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轍而同軌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謚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學為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也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而離擯乎其祀不廢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是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書

四令公祠堂記

蘭陵孫公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首尚書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至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大亢厥宗皆以道德文學踐式官為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文忠

公曰堯佐特進尚書左僕射是為文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時三鉅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跛蹐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輩尔姑徐之蓋所欲言者於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充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群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自由臺郎要將使指埸求履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躅在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文忠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物故之亡幾遂拔仆碑而起之又追補古書之缺壞者龕于故廳即廳事之東闢室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聯承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

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真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於不腆之文而不敢辭共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劍除僭亂真宗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騖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冠冕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為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旄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為天下巨室於虖盛矣王室中微群黎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切覲四公遺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勳於此兵亂俶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起過者必式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武寧縣山谷先生祠堂記　洪內翰

德著一鄉文成一家命局一官而聲蓋一代身雖已往其流愈光里之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禮也聞者欽爲於傳不宜莫爲於後將迹絕響滅迨於日遠日忘而已耳此山谷先生之祠堂

武寧所為作也距縣百許步有龍潭院先生嘗過之主僧文讌
開軒當積雪初霽前望發陽山群木參天神宇頓敞於是名之
曰霽心立扁識壁遺墨銀鉤危扁摧棲夷未及百年離離故址
殆不可復識獨壁間大字五十右刻僅存紹熙辛亥邑長陽黃
循方慶賦政越歲矣治功以舉眾置民於安封內無盜竊可剔乃采
合衆志復此軒建屋三楹用儉集貲訪先生肖象於宗家繪畫
堂上寒泉薦菊奉香旦暮嚴奠其斗華松之仰而外不與知黃氏
占數脩水之雙井其肆曰分寧二百年本一邑修舉書舊事相為
崇香火之前在此由在彼亦嗚呼天下是非常公於身後先生
瑰琦之文妙當世孝友之行配古人蘇長公愛之重之同時名
勝略相推第顧自以為莫及而事與時忤頻擯抑堰流遷館下
臺踰寸迁擢則秉筆蠲頭又不使拜受郡甫入境即以罷聞在
史官書鐵龍爪事謫黔從戎記承天塔院竄宜州死翰墨落人
家隨輒掃空讀其書者或牽聯得咎于斯時也夫豈豫卜異日

顯晦哉天定勝人中興恢公道提邀職美秩賓諸公京且召貴其甥孫學士大夫益知所鄉挹然區區一軒到于今乃得還舊觀吁亦難矣令君使來請記且將與巨揭於章荆州此軒之傳當久久勿替後之君子盍相與主張之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記

昭州吏部侍郎鄒公祠記

南軒先生

故尚書吏部侍郎鄒公諱浩字至完學者稱爲道鄉先生而不敢斥其名在元符中爲右正言以直諫顯聞初貶新州建中靖國之元年入朝爲天子從官崇寧二年又貶昭州處昭凡四歲歸没於常州其立朝大節載在史官播在天下固有不待紀述而傳者其獨嘗謂人臣不以犯顔敢諫爲難而忠誠篤志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若公始所論諫蓋亦他人之所難言而考其平生辭氣曾微一毫矜見衒位於朝憂國彌切重斥炎荒瘴不少沮至於病且死語不及他獨以時事爲念方其少時道學德義已有稱於世歲晚益爲出外

所尊仰而公不居其成講究切磨唯是之從蓋嘗從伊川程先
生論學而上蔡謝公良佐龜山楊公時皆其所友也其任重道
遠自强不息如此所謂忠誠篤實而進德終身者若公非邪故
其樂為天下後世誦之淳熙二年秋清江王元祖為郴州道桂
陽問政所宜先其告以道鄉先生嘗有祠畫圖之則應曰諾明年
春使來告成且曰郡故有公祠紹興中守臣陳建傑所建亦蕪
久矣顧其地卑陋亦不足以奉承嘗按郡城之西北有所謂得
志軒者公所嘗游歷也下臨長塘曰木梁廣數十畝群山環於
前其秀曰龍岡舊為郡士張雲卿之居公實為名而記之棟宇今
無復存者乃即其舊址屋四楹繪公像於中兩廡悉具又肯茅
其下俾張氏之後人居而世守之敢請記其說為之書而且有
感焉國家列聖相繼以納諫容直為家法人臣雖甚觸忤亦不
至如前代加以重辟間有暫焉從者旋即復還且又進用俾得
以名節始終願扶持公論培固邦基雖有賴於多士之助而其

長養成就實非一日皆自列聖深仁厚澤中來也聞公之風者亦復有感於斯乎

資州龍水縣内翰范公祠堂記

金華先生

紹興壬申冬十一月初八日資州龍水縣作祠堂以祠故令華陽范公淳父既事令眉山程敢本以人士之請謁文於其兄某以記之惟公自龍水即從温國司馬文正公之辟同編脩資治通鑑凡十有五年書成文正表疏論公學識操守之美甚備曰臣誠不及也由是頭角嶄然次淹以致其沈淪而安恬靜默若將終身然後得秘書省正字於是可以見公矣元祐末公入翰林爲學士竟以言不合遂力丐補外而去至紹聖初議者以公附會文正變更熙豐法度貶永州移賀州再貶賓州又移化州以卒上中興乃追復公龍圖閣學士焉原黨錮之禍邪籍之禁皆激於君子公於是時蓋已知之曰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而一時大老與微處遂如忠宣范公黄門蘇公皆

有是言也及調亭之策行則遂引君子小人使之並進而君子因不勝矣夫黨錮解而黃巾已張邪籍弛而兵釁已結小人之誤國其禍未有烈者而所以為公碩肯置休戚於禍福死生之際哉則公蓋無恨也方公之令龍水距今幾百年當時之民無復在者斯堂之作豈獨使後生之不忘於以孝德哀誼又見相教詔夙夜祗飭礪行莫敢為非期無媿公而後已酌水薦公尚不世也公諱祖禹字淳父有傳國史此特著其大以詒表萬世者其他蓋略云明年癸酉夏四月二十三日記

記

寺觀記一　宫祠附

彭州圓覺禪院記　　老泉先生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焉自欺且為欺天盖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取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以心且不能取其形而況能以取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尔父子復爾室家而叛爾師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

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自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龢寧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矣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甚勤及至蜀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子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子爲記子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子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重修悟真塔記

范忠文公

佛教之被中國源於漢流於晉魏波潰於齊梁大恣以熾非定慧空寂報應覺民於善者也唐會昌中始惑趙歸真之言於是毀祠焚書驅導上其田畝歸其徒之議行烈火炎山燎石熾燼然後見其王也凝陰殺節林木枯槁然後奇其松也大教中否厓梁不通然後觀其人也宏蘭禪師蜀之賢士其先氏族不記聰

悟敏博精進勇猛居然一理之奕對夫群動之漫負者生之貝
離貞故即真我則視身如虛空心者性之實趣實故㒺得我則
用心以平等至有抉目支解忍垢含辱以濟夫衆生者尊寵[illegible]
之分撓熱蚊蠅之噪聚雖然蓋師之相烏能以給諸善有為而為
之也其會昌之際夫佛日再中揮戈有自法雲廣霧觸石在茲
宣宗嗣位奮獨見之明矯前日之過寢廣祠宇稍嚴像設延致
轂下召見禁中上嗟異之遂有紫方袍白金瓶之賜命翰林李
士鄭處誨為之贊待詔張幼璋圖其儀仍許歸里置伽藍一區
曰聖興特出家者百五十人賞遇寵嘉勞礼深渥以大中七年
二月八日寺成復以右階更不飲食至二十三日夜中儼然化
滅弟子有緣以其年十一月六日遷塔于寺東老少號慕
遠近悲感吐哭中尉王隆以狀聞勅謚曰覺性塔曰悟真非大
丈夫之勇敢悟脈疇至於是夫昔紀信詐降以自焚其大漢之
興也子胥敢諫以賜死其勾吳之滅也如師者與覺王之忠臣乎

服儒則當与吾人遊矣後百七十有八載沙門守璉重新師塔求請于軾其詳則鄭已賛矣姑言教之中興師有力焉亦庶幾依違問難貪生偈日以兜趣聲利者聞師之風識所休息爾

大悲閣記

東坡先生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謂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曆宮廟器服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

書而載於古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發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游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亞鈸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万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

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中和勝相院記　　東坡先生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荊棘蛇虺裸裎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无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座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

歛匿形以備敗窮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西方見輒反覆困折之度其所從遁而閉塞其途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齋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有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光州開元寺修大殿記　潁濱先生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

廢其所患若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為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循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之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部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為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為亦無所必罝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為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為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像卑陋廢圯民不信向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隣為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為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

事未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正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
潮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僧新其大殿趨功勸力先告工具使幽
峻崎瓦甓繪塑爲佛菩薩及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
瞻禱咸屬指首祈福祈歲始龔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後新
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
之跡闕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僧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
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泉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
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新修雙塔廟記　　龔待制

永嘉開元寺有雙塔者唐咸通中沙門法端所建也治平初城
中大火夷爲煨燼後四年有僧善言可及者同募民財爲地宮
以金銀等函置法端所藏古佛舍利二十二粒前起殿上建塔
五層雙峙雅麗欄楯甚設凡費錢三百餘万五年而後成而有
守者乞余爲記余以爲應機設法即物明心亦一時也乃係之文曰

佛子汝當知是塔之所成土木隨工機是爲緣生起是塔相本來
虛乃以諸緣就是法實無相亦復無有生雖積有爲功眞身元
寂滅無取亦無舍覺即是菩提塔相不現前眞想元俱見心坐
無所住見是爲涅槃如初說是數興深言法無盡方來瞻禮者當
作如是觀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豫章先生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皇帝賜名也寺有浮屠李氏保大中刻
石曰龍興寺而髙僧傳言仁壽舍利塔在發蒙寺寺三易名其
歲月皆失欺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
掬遺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曇遷置室中闔數
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量
有尼智僊數大言人以爲狂而不信隂謂帝曰家教墮沉一切
鬼神皆西兒當父毋天下其後周失其政隋文受命仁壽改元
迺詔以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髙爽地州置寺皆敬菲下瑞三

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皆選有道行僧護至其州卜吉地爲浮圖青州發蒙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暫將命發地八尺得豫章版古瓶瓶中置銀甖甖入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中夜雷雨大晦冥殿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甚危然不相亟蓋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來屢見光景志怪者或過其實而尚士持議以爲無是道彼驗說譎怪亦從書傳無以爲有實見盡聞又載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冬霜醯雞斷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欲咨考實錄遺去若僧師惠以告來者師惠掌事有經論學業以余言勒之金石

洪州安龍山兜率禪院記　　徐中丞

大小異形酸苦異味青綠異色肝臟異氣而肝膽雖連括然楚吳之不相與矣形无形味无味色無色而同乎未始有氣則離然萬物之分聚散隔離燕之又北越之又南而不暨也者其不

固為通達之中央乎然則無形也而凡形者聽焉無味也而凡味者嘗焉無色也而凡色者著焉未始有氣也而凡氣者行焉語之莛乎其不可終窮索之杳乎其無能縱迹循淪而祈嚮之以為恍惚神變循復而躬之近在耳目已見之所發日接而運者當世道相全而天下德業之本無二而學者自刻其志以隱世雖道之世或德之習遠近小大參然不齊而其本則一出諸此而已其謂之士志此而學之者其謂之賢學此而得之者其謂之聖得此而忘之者父子夫婦之仁爾而達之於草木鳥獸視聽思慮之精爾而察於天地神明自學之人可以與知能行而充之極於天下之所莫能知莫能行者此其歸也又所謂甚易知甚易行者焉是故天人異位而通萬殊殊性而同即理亡徹之究事說理東異於事五即事而陳之究理說事東異於理乎道術裂矣世嗟域於形味色氣之別而衆流百家之學出焉非皆忘已也以事已則植跡置塊非皆絕物也以事物則投

犧獻禽獸蜡及於耳目所及而浸淫乎晝夜之變其能該其大凡乎於斯之時高語之而驚卑語之而瀆直語之則疑曲語之則亂而莊周之徒乃欲爲書以糾集其散縱言易演四莛期以闢鑿而會通之愈非世之明也祇異以爲道家之法其又裂也而佛法始入於中國告教甚諭縱者以禍福滲報告私媚群者以物我禪形告役制耳目者以身色本空告循量器局者以山林互納告悲往但化者以本無生死告若志修潔者以諸行無常告缺裂崖異者以性相平等告務學廣識者以見性而足其書歷世而彌備其言累譯而務延命號冊譬非所聞之名義變觀淮非所書之則制雖至尊也而俗視之則誣雖至要也而俗視之則迄此其勢豈能一日立于天下然千餘年來與世而進能益堅丹雕不實名蠹如初成煥如流動以奉其適而世無修獻備者捐力竭者施財而其徒獨能建立於當倫之世豈衍於實之之日被其服者撫夫過而色柔唱其言者童子聽之肅然非公

明其所以爲術也而生則歸命誠向之死則聚族哀祈之自在
位而達無有卑賤自中國而達無有夷貊嗚呼豈必有忠有命
者之所係而雖或自暴自棄無能絶其心命者乎抑其從調柔
静專足以信世競之俗而強果斡偉足以驚衆說之行乎不然
何爲於世若斯之固也分寧安龍山之兜率禪院肇荒於唐咸
通中惠日師崇修於國朝開寶中契仁師而構續於天聖中可
閑師今長老無諍禪師既至承可新之適遊鄉乃日崇像集徒是
究可圖揉其弊盡去之從而據北山之正丸崇闢繪飾四倍於
舊而取於衆者以錢計才五十餘万而止之無與其役者至其
極討其閣二百有奇工以歲計自庚戌歷庚申其躬勞也風雨
霜雪之所暴露而爲禪眠綴衆之疾者數四而不悔分寧僻邑
也而有龍安龍安而有兜率其爲院於天下大會之禪也而
承承者強果斡偉如是則像數之在中國豈世力所能發與
哉語之某既既過宿而請曰孰知夫爲幻妄而不得不力於標

迹乃諸佛所以付囑護念宇像之嚴切繼者爲不以繼不[illegible]
功于教莫來於文而文之有功莫善於今日佛法不幸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施於聖人事功之實世徒以情志祈信之而不由
其悉拘录礙空以自絕於世棄者甚衆今天子道德明學濬哲
王之法而革續周夏其在位君子敦義洽德達之有之觀而奉
命承教以宣於制作之業此佛法之寓乎世解十號之一也於
是而有因吾建院而文記爲長徒俾後世無惑故敢以此請禧焚
而復之曰三代而上其君臣之所施民物之所聽者何邪而文
有謂佛法者爲乃道之所以爲二本矣人固有道頌而賀之可
乎法之東也豈不謂時今時猶三代矣而浮屠者終浮屠則建
院之事可以記可以无記聽師之請而亂之乎則欲聞禧言之
急者在師今日之徒也何後世云哉何後世云哉故歷序理事
之所以變復告爲元豐五年正月九日記

東林太平興龍禪寺記

黃尚書

佛祖教宗必有所付託而後去因緣而後起頓悟而後住乃若於世其要有三曰時曰人曰地人得時故行地得人故用常相待而濟焉公卿大夫運時者也其學苟能脫卑污淺高明遂見孔子佛老論道之本同歸而一致佛老之所詳孔子之所約服味器用動靜語默未嘗同者各隨其時各因其方而然也自得者由約而見佛得於人者即詳而後知孔子雖然知之者或寡矣無所得者以為儒其衣冠必不可以學佛當叛孔子而歸之此昧者之見兩名雖尊佛其實異之其要在方寸之中正一念而悟焉無所往而不為佛何必慕其名迹而後至哉治平元祐之間學士大夫有得於此者類能為佛之徒釋術而進之去弊而利之相望於天下始者其徒例変於律居凡十八九名律而實廢父子代更須利乃合是非相刑憂喜自傷不能等物以道覺迨以性飲食之味陰陽之情甚與流俗生聚無以異也於此稍稍易律以禪更賢寺必長老學徒一師居使一堂食使一齋

與居同時取捨同事一就其檢束[illegible]情其[illegible]
闇而入輒亂其衆其勢必至於爲[illegible]覺以至發[illegible]
以虛致明遂可以成道非細道也[illegible]達
師以律居至今七百有餘歲其間[illegible]中道風流
湮不足以吹揚微塵洗滌其後[illegible]已久矣元
豐二年轉運司揀高人大士能[illegible]有生者居
焉遂得廣慧于寶峯盡禮而致[illegible]迎不盡而
集不誓而志立昔者爲房五十[illegible]來者歷而公之
權者不必扶壞者不必修故者不必[illegible]者可立必待百工之
用羣材之資備而後爲之是豈乎[illegible]賢愚偕緣隨道
合爲之施者不待化爲之化者不[illegible]遺者無見爲者六年之五
月天子起師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從僧司之選也師曰甚構
之作六年於此矣爲山九仞功有所虧猶不可爲況未之速哉
違而去之非所以對吾事也且吾方以兼忘之道期衆生偕往

今引於羣物盛麗之會見不可欲則彼事道之心烏知其有不
動者耶非所以慮吾衆也再辭而免遂盡其心焉其為徒也顧
有厨湢有室事有寮物有庫雷震龍吟起於東霜閤大衆環繞
跂仰欲覩其形穀而不可得則法堂之高明也振錫于林促席
于牀來無所從去無所逐如雲集空空益多而空有餘則僧堂
之宏深也沉煙數縷卷舒黃卷得意而忘言前聲亂泉不能聊
捧其所樂則經堂之虛寂也連楹列礎悠悠繩直交臂而往迴
觀而漸微者廊之脩也樞中之運止山中之朝暮廉隅翼然並
進而皆達者門之偉也其為佛也或現諸天則尊而事之有閣
或降于地則親而事之有殿羣寶衆華朱丹翠碧周遍名象殊
色相照以示聖人出於清淨不染中然後種種莊嚴不求而自
至焉發揚至聲下悟群聽則為之鐘樓流轉大法濟世无滯則
為之輪藏是其所建者也以間計之今至乎一千有奇矣寒松
勁於盤亂泉瀠漸深而容形森然有凌雲之勢龍蛇之狀不畏

雪霜之色義夫志士之態蟬聯風明時與山禽流水幽韻斷續
是其所植者也以校計之今至乎二十方有奇矣諸山學人翻
然而有改曰仙靈之比聞道之所在囊乎肩履乎足振錫而來
遊不知有度崇嶺穿長林冒寒暑煙霧之爲勞也啓乎堂請乎
室或者未能得於眉目之間則退而定自反而戒默聽明剔塵
垢期於與道會焉是其所以教者也以貞計之今至乎七百有
幾矣是故師之慈悲智慧流溥於四方賁人逸士望風而敬之
如謝靈運羅什之敬遠師也想見其總表　今上即位之四年
歲行戊辰仲春之七日勑改與龍禪寺從禮部之請也越孟夏
廣慧峯來致余文而余竊謂東林所以得名於世豈特征人述
旅道出林下解鞍息駕尋幽而自適愛夫濯我纓於清溪栖吾
神於寒嵐步雖影於山林飛幽韻於峭壁蒙賓挫以嵒溜厭掃
迹而揚清奏鈞天以塊賁既破寂而還無按高人之相迎揖小
習以誰爭運芳茗於瓊盂泛纖雲於毫甌語絕塵而弥新見愛

形而莫窮戒者儼若而氣嚴寧處聲色之樂精定者兀然而意消無憂夢想之馳情任斯道以何慚斷此生於巳畢仰祖風而散承友世習以增修差百年之須臾悼万物之流轉着達神而處吏聽宿因而志休寄天真於無着釋人非而不報樂造空而復遺靜遇緣而益篤訪高蹤於草堂尋松文於石室觸祥光而覩明覽異香而思幽蓮復種而道與世夐更而誓存究邑岷之殘刻想英標於曠代泯古今以性空會精神於世表亦願安於淡泊雖欲去而非徊是可寄者耶倚欄而南頭岩將發天雲靄合散樓閣隱顯日暖香爐紫煙初動春瑄靈谷錦纊卞張臺上月明空懷古往蓮花長在猶想清風幾變劍寄空愛緣欲斷因其名象而有感焉是可玩者耶世之所貴不在乎此而謂背也大業道士不為之先今也肉身大士不為之應則寺山水其夫壞為之栖泉虎為之鳴溪雷為之運林山為之告幽水為之冤源以其有人寓焉而已矣往贈言乎以山山以遠能具天下之勝

宗之書也吾言揔以時遠以救其弊然後其美具焉何則佛之所在律者存之以潔淨以行進者也禪者存之以解脫以慧入者也行无慧不正慧无行不生其極則一耳豈復有禪律之校哉昧无常人學者不能有所折衷據依是故律之屬徒戒者有之矣悟然至焉或流而鄙為專愚刻深論禪者則曰彼高明通達則然矣精一亮信未必至也禪之屬徒說者有之矣實非至焉或流而為機巧撥給謗律者則曰彼堅忍執守則然矣洞達妙用未至也二者之類嘗盈於天下佛之教益不明東晉之俗溺於塵無之間隙任放蕩未能以真一特立然後以智慧洗濯則遂節安得不以律學行於世哉講譯撰論者明法性大智開引迷蒙自與棄世遺榮之士立誓持戒精忠懇惻養素凝重相期於絕域而沒已後之人不傳其心遂其名迹而學之與學真者之壑遠學戒者之振烈理固要也則擬師安得不以禪學行於世哉攝衣外塵示人妙道之行極其流弊解其束縛中道兩遣而求之

無適也無莫也語其言而行至與學禪之失有異而學者之要有救此亦遠師有待於物者與二人相去七百載之後適于斯時物之道遂行而遠之法益著有教存焉耳故予喜其寺以山山以遠遠以物物以時四者之緣及乎龍興之世而會焉乃得而記之孟夏之十五日記成於見室

黃州安國寺記　東坡先生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

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設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東坡先生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淮東南吏民洶懼不知所為有僧應言建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濟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應言彊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去　以其言有力焉

家欲為請爲其言余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
鄞來見余於宋曰吾鄞人也少爲僧以請爲事始錢公子飛倅
吾郡創精舍於鄞之東阿世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
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壽聖藏其僧以守
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
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余自東
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
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
論必作作必成若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四

記

寺觀記二

成都天寧寺轉輪藏記　庵峰居士

有居士者家住庵峰信脚閑行五湖四海作家相見不妨葛藤只道葛藤還有過否靈山古佛四十九年談偈說經如瓶注水少林老子面壁無言隻履西歸一籌不獲方諸饒舌互立門庭殃及兒孫到今未了庵峰个裏一味葛藤不是瞿曇不非達磨有人透得許汝同參若也無人歸堂打睡有善知識号元靜師聞居士言特伸一問事無一向古語有之從上老人隨緣出世舉揚提倡豈得已乎不得已中無非三昧我所住刹賜榜天寧祝我聖人億万歲壽凡我佛事種種莊嚴其敢莊嚴有大輪藏其輪藏者誰始圖之曰純白師實主其事守其惟謹暨彼宗化爲首出力鳩構繳辦治飭與勸閱三住持藏則成就如地中湧

鏘鍠璨絢龍龕則碧海神四旋天人挾持黄卷赤軸函帙麗好
吹大法蠡擊大法鼓唄音琅琅作蒲伽梵手時巨輪其運如風
羅漢信衆若稚若艾或合其爪亦或胡跪歡喜踴躍歎咨而有
我所住剎有是勝緣居士云何不宣此義士則具語靜其諦聽之
我於過去無數劫中有一比丘問轉法輪我於爾時晝一圓相
比丘擬議以杖趂之目瞪口呿轉法輪竟若圓相是安用藏為
若輪藏非止梧板廣然雖若是我且置之隨喜結緣爲藏作記
願此輪藏常轉不停如天健行日月久照佛於客語不復如是
以如是故獲大饒益上讃君父願我君父与天齊休如日之升
如月之常如西方佛其壽無量尊靜從坐起曰未曾有公作是言
契我佛旨崇寧乙酉輿藏圓備政和癸卯乃克論次時節因緣
何可思議請録公語歸而刻之政和元年十月十日睿峰居士
吳拭撰

牛頭山三大寺焉其中其上曰廣化其麓曰天寧羅漢皆禪寺也獨永福為院二十有三祇子律居其來久矣雜陶如蜂房放紛如蟻聚胥龐雜穢濁如闤闠矣不稱優釋經行燕坐之所有大長者曰宇文公右丞適臨此邦因父老之言上章得請革而為禪又命大法師曰惠廷主之夷拓隘陋剔翳芟穢纔幾年寺之成者十四五矣時其在幕賓文十年以憲節再來寺之成者十七八矣獨寺門當衢甕甃弗擴闍經營鳩集既已權輿而惠廷化去了文繼之合尖收燼數年之間一年而就於是崇樓傑觀間見層出金碧丹雘照映嵒谷佛事殊勝贊讀希有閱三十年而寺大成遂為西南之冠焉乎盛哉惟瀘川山自甘泉長平北走而西此為一峯是為牛頭若飛而來前而卻距城西譙門才數十步峭拔森嚴超出塵表昔華嚴經所載華陽國土諸菩薩衆於中止住者幾是乎由梁以來靈光瑞應隨感昭著播諸傳聞灼然不誣而永福一寺歷千百載始得合為淨刹夫豈有所待耶

抑聞之涅槃誓判乃有此道乾坤爽位便有此山佛之道与吾儒之道同佛之教与吾儒之教頗貞善所謂与周易論語諸書所載意義時有暗合處周孔瞿曇果有以異乎抑亦以異也獨其流自為門户如冰炭如水火黨同伐異不勝其紛然矣曷不觀梁武帝崇奉佛教捨身為奴今古先有而佛之道初不加益唐武宗毀經書壞佛寺復僧尼為民而佛之道亦不加損道豈古而獨存者也其教之行否則繫乎時關乎數有主之者存焉今牛頭聖賢之居靈異如是而求福乃繼續湮没於千年之前而光明與發於百代之後道有顯晦廢興隨之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噫嘻之也了文以其第三至此邦親見始末龍君求記故備及之寺始闢于建炎庚戌成於紹興壬午字子文名粹中字仲達惠遷邑人也隆興二年甲申五月朔旦端明殿大学士左中大夫知潼川軍府提舉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潼川府果渠州懷安廣安軍巡檢兵甲盜賊公事彭山

縣開國伯食邑八伯戶實封二伯戶楊某記

台州金僊寺經藏記　定庵居士

堯舜三代之世未始有佛當是時也教民於変比屋可封兔罝知好德游女无犯礼四十余年刑措不用所謂五戒十善盡入人皆然尚何待佛言耶叔世道衰淳風彫喪蚩蚩横目弃性命真情逐死生大幻事心動意作殺盗淫妄貪瞋邪癡以險詖爲能唯道德礼義難以教詔雖刑罰亦不能禁矣由是佛法自漢明時始入中國觀其圓融妙理冥會真如不即不離非色空非有圓非世俗所易曉了至於論无常苦空不靜則能使人生厭離心論因果報應三塗八難寃對仇讎則能使人生恐怖心論諸佛菩薩清淨涅槃安樂世界則能使人生向慕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譬喻言詞種種因緣究非引導群生出於迷塗故雖頑冥得暴之徒與婦人女子最難化者一聞是說莫不変心易慮改惡從善況其易化者乎由是以言佛之有益於後世多矣雖

然摩騰法蘭初來教法甚微至晉宋齊梁隋唐間傳譯稍多故
經律論等有五千四十八卷部帙浩繁為其徒者沒世窮年尚
不能周覽偏觀俗人固可知矣其間有實然不辨字畫不曉義
理必欲責其一一讀誦受持定不可得於是異人闡然創輪藏
法肇自傅大士稍及諸郡爲圓屋八面用五百餘函分置諸經運
之以輪俾一切人等但能發心施財於剎那間周旋三匝則與
披閱大藏真詮等無有異用以易舉之方了難窮之經其爲方
便豈不大哉台州仙居縣金像寺在五季號聖佛本朝賜今額
焉嘗和李王田廢殿寶數楹盡堂有傳教僧寶覺大師德淳
與祖照大師日昭并蘇什日平等相與出力募衆建殿峯廓三
揔六十餘間靖康丙午七月乃始造藏度地之善揀工之良刻
雕以栴檀漆以金碧制作精巧規模宏壯或書寫或寺造凡
諸佛聖賢所說之法皆藏乎中推而行之有八大德神守而衛之
有諸天龍鬼衆目睹何衆口讚歎一方偉觀無以過此今丞鄉白

諫省諭官將赴合陽夜宿寺中淳等丐文以記嘗書片紙寄之既而奔走道路忘其言今年仍卧墳山淳忽來謁且曰趙讓有去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季將軍猶得此於楚閒言諫忠貫日月誠通神明烏有不實語哉藏既成敢請文焉余不得辭為書其大槩俾復自言寺以莊莊而多僧徒又當通衢往來衝衝元以贍給為此藏者非有以鎮莊嚴精藍流通大教蓋亦欲積其遺貲稍稍撥二時粥供然必事躬大德淳老矣恐一旦奄忽不能畢其志方且尤之余告之曰古人作事患用心不堅不患不成矧佛力甚大天神護持毋見釋子輩有所興作亦不遂者師其勉哉他日事成未成但使此心与此藏輪轉不已則雖一身去亡必有同吾心者續之福利緜緜何時而屢邪紹興元年十二月日記

廬山重建歸宗禪寺記

王臺先生

廬山不見於禹貢唐有匡先生者結廬此山故名匡廬在彭蠡之北大江西南二江之間周圍二百余里其勝處殆不可勝紀皆昔賢棲隱之地至晉宋後為浮屠氏所占歸宗本王羲之宅也咸康九年羲之為江州刺史始置寺以勅秋僧那連耶舍尊者自至唐至曆中僧智常革律為禪出号赤眼禪師自為寺至今幾千年寺之屋宇知經幾成壞矣建炎庚戌遭巨盜火蕩无子遺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更四主僧与其徒十數皆廬於茇來圃凡八年紹興戊午今長老守明始來一見歎曰寺不可不興也乃率其徒勤力行化作丈室寢堂及僧寮厨庫等未二月徙居之明屬人也甲子歲賞以罪出守豫昌舟過九江特來見明明日寺今興矣法堂比已畢工殿䆫三門僧堂香積不日亦成矣請為我記之賞以謂凡作事者患其无志有志矣患力不強明可謂有志而強力矣寺之興也固宜然嘗聞浮屠氏

之言有為皆幻也其壞也必成其成也必終於壞此生滅法也成壞皆空無足言者如來昔以佛乘因佛子根性分別說三譬如大珍寶欲得之者經歷險道行者疲倦中道而返有一導師化作一城使得休止而所作城須臾變滅復使之行誘而進之至於佛乘致珍寶處佛說二乘亦復如是今明所建立亦猶導師之化城也佛子遊於斯息於斯莫作住想精進不已超入覺地則亦何患成壞之為幻也哉四月一日眉山王賁記

廬山棲賢寶覺禪院僧堂記

潁濱先生

元符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

石壁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横生而植蒼翠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東遷謁予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建始及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皆復其舊願為文以誌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茲求道而無外擾則其於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壓茹之中紛紜之變日搆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而況深山之崖野水之根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寵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騖乎世故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即死無餘事矣故因

三遷之意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也哉

象耳山重修大平興國禪寺記

埜堂先生

大雄出現象教流行無一塵不毁之階其初以洞然大千俱壞無一塵不與之偕滅一古一今成壞相尋一成一壞與廢迭代是皆局以口耳之學迷於目睫之論爾不知未有天地已有此道道自古以固存而寅未嘗亡也成壞云乎哉興廢云乎哉大通之崇奉亦勤矣於道無纖毫之加會昌之除毀無遺力矣於道無纖毫之損韓文公主盟吾儒著述承道至欲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垂世立教有為而言猶未免拘於成□之迹而不耶常存之道安得圖機之士而與之共議此理以究其本原者郡象耳山雙鍔故宅因為初提其來遠矣前為衲子之所律居後為禪客之所宗唱因譚之并代封標之禁約古迹之有光前人[illegible]之亦備矣是自更為十方主者數易叢林權輿故業其猶不

寺而有一法周者從而隨之自是山門不振者三十年而有一緣幾與果叶力左提右挈頓還舊觀又二十年最後得今住持法念主之輸貲結架金碧絢爛遂為中品九頂相甲乙烏呼亦可尚矣客曰此一刹耳得其人則勃興非其人則委地在河沙世界不啻一塵小小成壞何足拈出公方區區然世俗之見而致廢興之由以廢興之由而發為高勝之論出言愈繁去道愈遠其不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幾希予曰是固然矣曷不曰子此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客曰唯唯於是書以為記年月日

潼川府牛頭寺羅漢閣記　東山先生

潼川牛頭之崗來自左綿龍尾疊嶂連阜逶迤相屬抵府城西崛起如巨牛狀圖經所載以是得名而聖賢之所窟宅則見於大華嚴經可考不誣於是鐘梵響應經像設為屋千楹而院分為三求福崎甚首廣化蹊其脊洞門出其左覆金碧燦然絢映山谷而羅漢閣横亘千步碧瓦綺疏翬飛隱於千樅翠竹間尤

為殊勝其上設千身羅漢大小各半古貌枯相凜然可畏世所
罕有而善行方便勸道群情應供示現靈響昭著慈乃祈求嘗
檢稽禳灾除禱子求名凡百所爲隨願即應蓋其躬受佛勅色
身住世寔爲世間大慈之父無間戎華捷若影響況慈靈山真
賢攸託哉歲癸酉夏六月大雨霖二江張溢漂没城郭居民保
此山獲全者以數方計而水嚙山麓毀石亂墜閣柱既傾巨石
所支故不得壞道人法周來往此山寔洪水之後院界蕭然寸
田粒粟以爲日暮之儲魚鼓一鳴千鉢雲集周以道行信於邦
人僅能粥飯其衆故於繕修未完也乃若四月既望甘露降於
山顛明日羅漢現於閣下石壁天光下臨縹緲如畫或十或五
挑包荷言牽扶馱龍象往來不絕閱三日而後止遠近覩觀作
禮讙呼得未曾有於是府尹直閣胡公以五千万錢助修閣費
而壇施輻湊相與推慳破吝競捨所有以供其役未閱月而像
閣頓基得堅好如初閣之復也某適赴調外銓館于是院親見

其事周曰請為我記之其應之曰諾夫名山大川莫非洞天福地茲山是已智者信之凡夫疑焉以為最賈迫窄非聖賢棲隱之地是大不然昔清辨擲杖投巖待彌勒之下生阿難運神入際赴迦葉之結集由是言之色身先礙人自礙耳惟大阿羅漢結習已盡飛錫躡虛遊行變化天宮海藏時或至焉況山石乎夫以億方阿羅漢而會乎一山不為不足若維摩丈室能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以一阿羅漢徹塵之性而包含大千世界不爲有餘若楞嚴以天地山河為性海中之一物其知法身妙用大包小攝圓融无礙與虛空等釋氏之談於是為至吾儒至誠不息而悠至於配天地覆載萬物若合符節矣何獨於釋氏而疑之故併書以祛後惑若夫數土木之工記緡粟之用亦細事爾茲可得而略之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朔何某記

嘉州興化禪院記　西山先生

道其難哉以佛之勝於孝也棄宮室入山林投身以施餓虎割

肉以飼飛鳥而无所愛況其下者是以用志堅苦之士感功力之勤得未曾有必踊淚悲泣故經曰一切煩惱爲如來種然大迦葉一笑而得之何哉其理固也佛不易以語人者唯艱難乃可信受而後世之弊至不能免樂空言之詖吹是寔行之桎梏至无所畏忌則曰我何心焉在佛氏法中當下无間之獄者長老道全忠信端亮人也其求道甚苦其謹戒甚嚴昔居洪雅山中有何人殺女子棄其尸於寺圃官收寺家奴爲盜必使誣伏全爲辨數不置則身言曰殺人者我也奴无罪攝衣就逮其盜恍惚若被駈逐輒自諭道全乃出其於死生禍福不動如此作諸難事笑談而成嘉州西山二山匯其下木蒼竹个映帶遠近有唐人登臨之遺跡興化院據其上游且廢矣道全過之嘆曰福地不可弃也用數年之功樓居殿室煥若一新或謂道全其安於此乎院既成乃授今長老紹元而去嗚呼賢哉子患世之學佛者多失其師之美意若道全亦可觀已它日紹元主請明於予

載院之興廢將刻之石會予於道全欲有紀也故書其年月日何

南邵傳記

廣安軍羅漢洞碑　方舟先生

惟皇朝以孝治天下貴人子以及人之親禮也先是故樞密安公丙厚乞廣安軍之高亨以為香火墳域地詔可賜名慶源報德俾安氏子孫因佛以思孝於其親因親以効忠於其国永永其世之所自以光敢失墜者此羅漢洞之所由以建也洞自宣和迨今守者三傳羅漢廣權專之於其始僧圓昭大之於其中惠融又成之於其終皆推祖羅漢以為佛事佛事既盛而羅漢之靈感益著蓋三人者定力所孚而安氏子孫孝誠所格也且為佛之說曰万法以一心為本而心之所入有迷有悟迷悟去者猶飲之有醒醉也醉而醒孰若初不醉迷而悟孰若初不迷佛氏立万法於根塵色相之林是初不醉不醒也且鏤木範金鏡塈掾塗而者怒劇象肥瘠自黑美人相好無一不具是其根塵

色相中事雖大亦若在一法未立而天地日月山河草木有形有質曰復膠膠擾擾與吾口一心為關是在迷悟也迷悟在我何預於人一心中主乃法隨應而洞中閭聿者始接迹如祇園變樹之集矣按佛未寂時有大士六比丘又有五五百比丘又有云一千二百五十比丘比則羅漢也自阿難迦葉而下雖藥王藥上入菩薩道者未有不梯級阿羅漢而漸次果位者吾將以吾之一心有求於佛未即得而千二百五十大士者又且役役於吾之喜殊飲食精麁與靈音與吾接如鍾鼓響如燈火掛影善惡禍福未來一毫此以心感心法也彼之論性盡矣孟子謂心為盡物子謂心為神吾儕所求於佛者如是至其所迷悟則門牆堂室已嚴學者不可以馴致自其盡者神者以及於性佛於人不遠況羅漢乎隴西李右敬以其法偈而碑之其詞曰

洞天濃纖風日雲千二百十士自來去執摶虛空了無物擲所感者如河沙猶自鼎坐不動尊十二百十士法如是留形不叙佛所

屬況冥之海一尊佛是故怨親父子心心出一心幻三昧多多
取觧百千万乃至兆億指五輪丹青金玉龍鳳姿有面不同如
一佛我今觀心四果向凡百有位貝子同惟忠惟孝極君親仙
山不磨經殿世

眉州多悅鎮賓華寺藏經殿記　金華先生

凡道之見於言者非道之正也言愈多而道愈逝聖人蓋憂之矣曰吾道一以貫之則言雖多行消未嘗不一然指一以爲道可乎佛氏猶恐學者之練於一也爲卑真如之無待會至理之有歸則以一而非一約不二門關圓覺義是以演說八萬四千法而曰吾說法四十九年初無一字與人由此觀之聖人之於言有所不得已而非道之正也故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巳方者固於能取所者也言而大固於能所雖聖人不能也然則不固於能所者其道之亡也乎其不可以言言也一藏教將假方便以設喻溺曰如此學者將安所自入耶夫孔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如來曰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以孔子之無知與之無得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至十地僧祇精進三乘功用莫非有漏果也頗嘗可於聖人不得已之言區區刻舟覓劍也哉使學者如孔子以無所知故而知如如來以無所得故而得入慈玲瓏六塵清虛宮則恒河沙界滿於其中所有妙經鼻端一嗅皆我受用而況一藏教乎若無始情解纏葢未除雖十台偈緣念和合增上妄業是即名為輪迴生死根本烏虖伊爭以一夫不獲為辜而如來以一衆生未成佛不取涅槃于於是知聖人慈悲願力所以憂後世其不得已而有言又未嘗不一世去年秋予經金壇多嶺鎮鎮之東有寺曰寶華因休行李焉見新所創君殿甚巨麗問其工役之自主僧曰悟曰悉出於鎮人劉章用錢五伯萬有奇當寘龍宮遺藏經于其中予故令善之旣歸未幾郡之勝果院僧楊祖乃來請曰劉君亦揚祖檀施也經殿落成矣以楊祖嘗聞緒論於門下敢寅緣丐文為之記遂書孔

何如哉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俾劉君鏤諸石以遺學者求於無所知故而知無所得故而得則劉君建立之功不爲虛設云殿起於紹興丙辰之正月幽于於庚申之九月其年十日乙巳日眉山程某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五